



瑜伽之美  
◎冯周鼎

## 永藏心底的敬意

◎凌继成

1962年9月30日发生的事,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傍晚,队长喊我过去。一进门觉得好亮堂,原来有一辆崭新的自行车,车旁站着五接供销社张主任。队长说:“这是张主任才买的车,本来明天去相亲呢,先借给我们运黄花儿籽。你一定要当心骑,不能有磕碰。”

黄花儿,学名叫苜蓿,是水田的上好绿肥。公社的黄花儿籽,这年指定在刘桥供销总站购买。我们距离总站六七十里路,没有公交车,只能用自行车运输。当时自行车很金贵,一个小队才一两辆,用于骑远路上班,逢节假日才可挪作他用。

张主任已组织其他大队购运了,只剩我们五星大队没有自行车。全大队凭一张介绍信购买,必须统一行动。前几天,张主任逐队了解,唯独我们小队没车子,便将自己的送过来了。

我见车杠还裹着包装袋,都不敢随便摸。心想,我才学会骑车,能胜任吗?张主任见我畏缩的样子,轻松地笑着说:“没关系,你尽管骑。”

第二天大早,13个小队的车子一起出发。同伴惊奇地说:“哟,你舍得用新车运输?挣点工分划不来呀。”

等我解释了,马上有人竖起大拇指说:“张主任确实是个大好人。前年在我队指导吊薄荷油,熬了好几个通宵。”

农村公路不平坦,我第一次骑远路,很不自如。天气又反常,闷热,我累得一身汗。中午,终于到了总站。买到黄花儿籽,大家相互帮忙,装好车,这才开始吃自带的干粮。有人说,东边天有乌云,估计雨不远了。不敢多歇,便立即返回。

两袋黄花儿籽虽不重,但在后座上又高又大,我心里发怵。上路时,我小心翼翼骑得慢,很快同伴就消失在前方了。

估摸走了一半多路,东风急了,乌云直涌。风吹得车身直晃,尘土又迷眼,我连忙下车,推着车走。心想,这样推着走,什么时候能到家?便又骑上车。这么折腾着,天色就暗下来了。

雨下起来,公路旁没有房屋,我见有个岔路口,寻思是通往村子的,赶紧拐向这条土路。终于看到了一户人家,好心的主家让我把车子推到空屋里。风雨大作,我肚子饿得咕咕叫,知道已经入夜多时。

渐渐地雨小了,可车却无法骑了,土路经急雨一泡,浮泥融了,裹在车胎上,根本转不动。外面又是漆黑一片,我看不清路,便把车子寄在这家。

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回来。经过队长家门口,见一星灯光。敲门进去,队长瞪着眼就问:“你车子呢?邻队的人早就到家了。”耳畔同时响起另一个急切声音:“黄花儿籽在哪儿?”我转身一看是张主任。

听我说明了情况,主任便说:“好!种子安全我就放心了。种子淋了雨会霉烂,影响出苗。你今天够累了,快回去换衣服吃饭早点休息。我走了。”队长问:“那你明天怎么去?”“没关系,就再挪一天。”

队长告诉我,张主任一心扑在工作上,已经入党,被提拔为主任,但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一点不上心,今年都25岁了(当时在农村25岁是妥妥的大龄),红娘本约定今天去相亲。

张主任说,农时不能耽误,黄花儿籽必须在十月上

旬种下,相亲就挪到2号。今天下午一场雨,张主任放心不下种子,来各队检查,顺便拿车子。

第二天,种子运回来了。这年黄花儿长得绿油油的,为第二年的水稻蓄足了肥劲。但是,张主任的亲事却黄了。

对方父女曾暗中到供销社看过张主任,满心欢喜。相亲前在家精心准备。第一次改期,红娘去说明了情况。第二次,红娘没去沟通,因为1号夜已深,雨正下,路有七八里远。2号上午,女方只等来红娘一人。在亲友邻居面前,全家感到丢尽面子。

女子父亲很生气:“一心为公我赞成。但我女儿的大事,哪能一改再改?不说一桌菜放变味了,单谈老规矩,要图个顺遂。”执拗,却合乡俗。唉!

我听了之后,内心无比愧疚。如果我骑车熟练,就能与同伴一起到家;如果我记住了张主任的事,可以扛着空车,走过那段泥泞土路,再骑着回来。

60多年过去了,现在都使用化肥,再也不种黄花儿了。它成了餐桌上很受欢迎的绿色蔬菜。当大家大呼小叫相劝品尝时,我独默然,已在心腹间百转千回的往事,又涌现出来。

供销社张主任呵,那年年底你就调到城里总部,我再也没有见到你。后来,供销社也撤销了。但对你的敬意,永藏在我心底,也永藏在老一辈乡邻的心底!



## 房子的变迁

◎徐爱霞

改革开放犹如一声春雷,炸响在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上空,让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作为同时代的我,感触最深的应算千家万户的房子的变迁。

印象中,我家最早的一座房子,是在与“祖宗堂”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子里,跟三公家的房子共墙搭垛,表面上看去是三间,实为“明三暗六”。靠右边的一间,前面住的是父母亲,后面住着我们兄妹三个,中间有一墙之隔;叔叔住在左边厢房的前面,爷爷和奶奶住在后面;堂屋后面的“搭座”就是厨房,其实是堂屋的一个间隔之房。

说起那三间土坯房,墙体沧桑不堪,裂纹众多,房顶的小青瓦早已是黑褐色的了,有不少地方已被风霜雨雪击破,甚至长满了苔藓。屋子漏雨是常有的事。我已记不清那座房子的窗户究竟有没有,因为在黑暗中,我只见过月光从房顶的亮瓦中洒进来,时常给我滋生许多幻想。房子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,还是堂前墙壁上挂的有毛主席头像的年画,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边配有一副很具时代感的对联:提高警惕,保卫祖国;横批——为人民服务。

我在那老房子里大约住了近20年的光景,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,改革开放以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有关惠农政策,极大解放了生产力,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,生产效率显著提高。大批剩余劳动力南下或北上流入了城市,有的打工,有的甚至经商或办厂,自然,人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。在这种前提下,我们家乡也有不少人先富了起来。老家人有了钱,首先想到的是改变生活条件,把自家的住房改一改。于是,我父亲也受其影响,当年就想把自家的老屋改建一下。

那些年,父亲虽然进城找了些事做,但由于我刚刚参加工作,我家当时积攒的钱并不多。父亲只得向亲戚朋友们借了一点,同时自己起早贪黑地拼命苦干,红砖自家烧、材料自己运,总之,自己能办得到的绝不花钱请人做。对房子的要求也不是很高,把土坯房换成砖瓦房,内外均为砖混结构,墙面抹的石灰砂浆,地面倒的是普通水泥。因为当时大家都是

从苦日子过来的,习惯了那种“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”的简单生活,突然感受到改革开放的这种“雪中送炭”的温暖,所以新建的房子尽管很简陋,但是因为住上了新房,大家喜上眉梢!

到了2000年以后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南下北上的农民工在劳动致富的前提下拓宽了视野,不仅钱袋子鼓了,也带回了全新的生活理念。人们不满足于仅仅只是有房子住的问题了,大家在生活上的需求已将“雪中送炭”上升到了“锦上添花”。人们向往那种设计合理、功能齐全、样式新颖的乡村小洋楼,青睐那些宽敞明亮、装修精美、豪华美观的欧式别墅。在如皋广大的乡村,大多数人家已住上了小洋房,我家也于2003年把20年前建的平房改建成了两层半的新楼房。

新房的前排贴着棕红色的瓷砖,大门顶上镶嵌着大幅的“迎客松”图案,两侧点缀着“吉祥如意”的红色灯笼,所有的窗户都是铝合金的,窗外是不锈钢防盗网,还配有素净高雅的窗帘。30多平方米的一楼大厅是水磨石的地面,放有冰箱,装有空调;前后房间各有20平方米左右,地面都贴着仿木色地板,房门的典雅和家具的时尚可以说是别具一格。顺着不锈钢扶手的楼梯步上二楼,更是心旷神怡,三室一厅的结构设有客厅、主卧、客房、书房和卫生间,高档次的卫生间里安装了保暖灯和热水器,地面铺上了乳白色地板,洁白的墙壁上有大彩灯布置,房顶挂着五颜六色的大吊灯,整个二楼尽显奢华,极具现代化气息。

当我们全家住上了这样上档次的新房时,每个人心里的幸福感真是无法形容。我只知道母亲把内心的喜悦常常寄托于日常家庭琐碎的打理之中,天天把地面拖得干干净净,把橱窗和茶几抹得油光发亮,把物件整理得顺顺当当,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幸福吧!

尽管现在我和丈夫、儿女又住上了如皋的商品房,可每逢节假日,总要回家看看父母;总要感受一番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喜悦和自豪;总要站在自家楼顶的阳台上,眺望村前那片熟悉的田野,眺望大山之外那片远方与辽阔。



投稿邮箱:  
jhwb1122@163.com